

## 與高楠下午茶

高楠筆下的山水，總有鬱鬱蔥蔥的樹木，有的煙雨氤氳似仙境，有的染了山楓、夕陽暖烘烘的，一派恬靜悠然。觀之久了，躁動的心會漸漸平順下來。這日他掛着憨直的笑容現身，看來開朗而健「談」——3歲那年，他因病失聰，僅僅聽到巨響，我們一般傾談，多得手語繙譯師 Joe 居間傳話。

問他是否從小習慣靜，所以筆下反照出寧靜的世界？他搖搖頭，認真地打手語：「畫畫不關乎聽不聽到，反而，心最重要，靈感泉源會在畫上流露出來。健聽的人會收到許多資料、信息，吸收得較快；我盡量令自己專注，最重要是信心。」筆下的山河，隱隱透露他家鄉四川的靈秀。月前震災，他在成都的親友大步檻過，可惜舊日遊山玩水時，熱情招呼過他的村民卻音信杳無。他曾隨4個義工朋友嘗試進入重災區，可惜無法前行。村民生死未卜，他垂下頭輕輕地歎了口氣。

打從15歲那年，爸媽給他找了個國畫老師，他就不斷地畫。1980年自成都聾人學校畢業後，一心想入讀四川美術學院，怎知因為聽不到，被拒諸門外。其後，他跟11個健聽的大學生競爭織布廠4個助理設計師職位，憑超卓的畫技入選，一幹就是10多年。每年，他都藉出差機會走訪名山大川，吸收天地靈氣和花草馨香，彩墨點染，筆下山水、荷花和仕女畫別具一格。



由於他的仕女畫很有動感，香港展能藝術會就撮合了他和香港舞蹈團，由上兩個周日起，一連5周在不同社區，舞者一邊起舞，他一邊即場創作大型山水畫。「舞蹈員十足雀仔、花和蝴蝶，觸發我的靈感。我會在5場舞蹈表演時畫好它，或者多用大筆吧！我絕不會偷偷躲起來，出貓將它完成。」比劃着「出貓」，他笑得前仰後合。

快到45歲生日的他，想多畫山水，而香港，也終於進入他的畫紙。月內，他替漁護署畫的坪洲風景就要出版。那像石屎森林的市區呢？記者問。

「城市節奏快，人卻冷冰冰的。特別是我初初來香港，搭地鐵時人人都木無表情。」說着，他拉長了臉、雙眼斜睨天花、抿着嘴，做出連串漠不關心的表情，笑得我和 Joe 人仰馬翻。「要畫香港都市，就畫閃閃的燈飾。」到底，他鍾情溫暖、柔和的呈現。

自從94年定居香港，翌年辦個展，他的畫作屢獲好評，「賣畫足夠我衣食住行，我有自己的屋、溫飽及享受。」全職畫畫的他甜甜地笑。「我不是為錢而畫畫，如果想着錢，會扼殺我的創作。我畫，是為興趣，令自己、令人家開心。」他表示，與朋友行街食飯，一日可以，兩日可以，但到第三日就會『囉囉學』，回到畫室來，「畫完畫，就舒服晒！」